

秋天的青海湖

□辛茜



10月后,旅游的过客匆匆离去,欢腾了一夏的鸟远赴他乡。白云翻滚,草木见黄,只有蓝色的湖水波澜不惊,宁静淡远,依然与蓝天相伴。牧人们更是心如止水,安详平和,任由思绪随风飘向远方。这是秋天的安顿,也是一年中享受安宁的极好时光。

青稞磨成粉,收进了帐房,装酥油的“加木热”一排排堆在角落。行吟的歌手弹着“扎姆涅”四处游唱。赞颂英雄,表达爱情。黄昏临近,男人默默地坐在火炉边,身心被日子、牛羊、草原和天空占据,懒洋洋的,女人们则里里外外,井井有条地擦拭忙碌。

漫长的冬天就在眼前,草地变得坚实硬朗,萧瑟的风鸣鸣吹过,可生活在湖畔的人并不担忧。草原人的心大得能容下千丘万壑,世相更新,秋的夜来风霜,冬的冰雪严寒。秋天,虽有不堪的惆怅,可秋天疏朗开阔,从容豁达,其神、其灵、其韵,反而成就了青海湖固有的宁静致远,如人格的高与洁,自有脱俗质朴,平静的风韵。

清晨,红色霞光使湖面微红,牛奶的甜味与雾一样弥漫在空中。静静站立,默默注视中,青海湖的神情,让人很难揣度。在它面前,人世间的一切功名利禄变得如此黯淡,微弱,渺小。

300年前,湖畔曾留下仓央嘉措的身影。他一生短暂,却为我们留下了60多首传扬颇广的情诗。多年后,西部歌王王洛宾在大湖北岸金银滩草原,因与千户之女卓玛的一段情缘,创作了《在那遥远的地方》。晚年时,王洛宾来到金银滩,想再见见卓玛,却没能如愿。只有这首歌曲,一直像鲜花一样散发着浓郁的芬芳,回荡在草原。

“一片白银浮白雪,无人知是海心山。”青海湖湖心偏南,距南岸30多公里的地方,有一

个孤岛海心山。山体由花岗岩、片麻岩构成。一年四季有别,各有美意,夏季如绿色长叶飘在湖面,秋天如白色海螺静卧于天湖之间。海心山四周环水,远离尘世,千百年来与尘世隔绝。可汉代时,却有僧人于冰合时出海取一年之粮而入居,在岛上修行,整年不复出。自藏传佛教名僧、夏嘎巴大师在海心山苦修之后,海心山在教徒心目中的地位更加神圣。更多的修行者来到海心山,期望自己在岛上苦修的日子,能让普天下蒙受精神苦难的人脱离苦恼,保持心地明净,成为幸福的人。

青海湖东北岸的沙岛,也是秋天的胜地。秋风荡漾,湖水涟漪,沙丘泛金,黄绿色的芦苇随风摇曳,一只只鱼鸥脚步轻柔,站在厚厚的苔藓上,像一位位仙子梳理羽毛。我一直以为,沙岛的秋天最美,阳光,沙滩,芦苇和淡水湖蕴含的生命迹象,甚至沙漠中生存的小蜥蜴,都足以使我们感受、理解生命的意义。

正午之后,秋天的原野厚重丰满。此时,草木微吟低唱,满身秋华,不再惊慌的普氏原羚,终于得以在湖水边缘和有沙漠的地方来往觅食,早出晚归。这些因栖息地破碎、种群分割、基因交换困难等诸多问题,仅存息在青海湖南山、湖东,数量极少,极度濒危的野生动物普氏原羚,之所以会生活在这里,不至于完全消亡,是因为湖东种羊场与小北湖一带半固定沙丘和流动沙丘人迹罕至,成了它们的避难所。

说起来,普氏原羚、青海湖裸鲤和雪豹、藏野驴、黑颈鹤、玉带海雕、野牦牛才是青海湖真正的主人,唯有它们才能以自然之性,天地造化之功,使这片美丽广阔的湿地,永远保持新鲜旺盛的活力,并以它自身的生存智慧,成就青海湖流域丰富的草原文化,诗性般洒脱的魅力。

秋天的青海湖幽雅、超脱,像天空中飘动的云,舒展、自由、飘逸,这是一种命定的美。忘我,却不忧伤。

城市笔记

把爹妈放进朋友圈

□杨匡满

微信大概是这十几年来最重要也是最普及的一项技术发明了。

我是出于无奈,出于周边亲友不断施加压力之后,才被迫学的,至今也才四年时间。

四年过去了,酸甜苦辣,五味杂陈。远隔万里的朋友联系上了,可以直接免费通话了,此乃最大的喜悦;众多亲朋也常常留个字条,留个语音,甚至留个表情,省去了写信贴邮票上街找邮筒了;三是几乎海量的信息,你感兴趣的,跟你毫不相干的统统进来了,如同你不花钱订阅了一百份报纸,强迫你看,至少是强迫你翻一下,哪怕强迫你点一下删除。

我忽然觉得我的阅读和写作生活被颠覆了,被吞没了。竟然有一种被淹死了的感觉。起先我给自己定的规矩是联系人不超过30个,两年后,不知不觉中联系人已经过了百人。

听到一声声的来信提醒,看到小到一张照片大到一部几十万字的书稿,我常常变得浮躁和焦虑起来。不看吧,人家发来是一片好心;看吧,这么小的屏幕这么多这么长的文件!朋友说,你随便翻翻就行。天哪,几万几十万字,没翻一分钟老花眼镜都提抗议了,头也大了。

偶尔有闲,也借手机充电的时候,捧一本新到的杂志,或者一本旧书,闻着新鲜的油墨香或者淡淡的霉味,我居然感到一种轻松,一种久违的从容和幸福。原来纸质的阅读居然成了我的乡愁乡情。我忽然想,凡是新的东西就一定是好的吗?凡是旧的东西就一定不好,要抛弃吗?上微信之前,我一年怎么也写三五万字吧?上微信之后,居然一年只写了三五千字。真不知是悲伤还是无奈。

我退休十来年了,避开高峰坐坐公交,乘乘地铁还是家常便饭的事。每每进入车厢,总能听到这样的广播:“我们中华民族有尊老

爱幼的优良传统,请把座位让给有需要的乘客。”我忽然想到我的少年、青年时代,给老人、孕妇让座是天经地义的事情。可是进入21世纪了,车厢里几乎人在玩手机,那么多年轻人,只顾低头刷屏,看信息看电影玩游戏,竟没有人起来给老人让座。当然偶尔也有,我会轻声说声谢谢。看手机的年轻人,总是头都不抬,等自己到站了才慌忙下车。

怪手机吗?怪微信吗?我不好说。

我先后参加过五六群,大部分很快退出了。一两个人,三五次观点交锋合不来,我就三十六计,走为上计了。比如群里有人去了河南一个有名的村大为赞扬,我持异议争上几句,干脆鸣金收兵吧,话不投机,两个轨道上跑车,何苦消耗自己已经不多的脑细胞呢?可见微信未必都能拉近人们的距离,“闪婚”之后“闪离”非常正常。

再就是朋友圈,不成文的规定这是可看可不看的,可回可不回的。有人天天往里发许多文字照片,晒自己幸福生活,很能理解。我连点赞都不会,真正感动了就给他个人写一段文字甚至打个电话,我觉得这样才显得更加亲热。

再后来,我的孩子们,一些晚辈也把我放进了朋友圈,无非是把他们的行踪或者趣事向朋友们通报的同时,顺便也向我通报吧。开始我还不习惯,怎么连爹妈都进了朋友圈?细细一想,年轻人太忙,能少按一次键就少按一次吧,节省一秒是一秒。我没有兴趣就不回,有兴趣就单独给他们留一段语音,或者干脆通一次电话,这样不也很好吗?孩子们真有急事也是这样的。

习惯了,终于习惯了。只是永远忘不了捧一本书一本杂志的感觉,更永远忘不了从前跟父母,跟朋友书来信往,期盼之后的欣喜,心中不会退去的温暖。那样的情怀那样的回忆,将来还会有吗?我竟迷惘起来。

大家V微语

孔子读易 韦编三绝

□刘墉

●孔子读易,韦编三绝

读书是为治学而非为藏书;买书是为自己看,而非让别人欣赏,我们要不怕把书看破,而当唯恐学问不够充实;我们须把学问装在脑子里,而不要摆在书架上啊!

●选择朋友

有的人只重表面,内里却毫无内容;有的人外貌虽然平凡,胸中却含蕴博厚。选择朋友时,只有接触他,你才知道他的分量;只有了解他,你才知道他的内涵。

●冷天游泳

许多工作和环境,我们初试的时候,会觉得困难万分、辛苦无比,但是只要咬紧牙根地挺下来,不久后,也就能应付自如。相反地,那些过不了第一关的人,只好带着怀疑、怯懦且羡慕的眼光,永远站在门外张望了。

那些年那些事儿

东风牌手表

□孙玉茹

四十多年前,手表是稀罕物,一是一般人买不起(当时普通工人每月工资30元左右,而一块手表少说也要120元),二是手表和自行车、缝纫机一样是紧俏商品,有钱没供应票也买不到。而我那时却戴上了让人羡慕的手表,不过不是我自己买的,而是婆婆送我的订婚礼。

我的男友是天津知青,我和他是上世纪70年代初在工作中相识、相爱的,后来我上了大学,仍保持着亲密关系。在我快毕业时,家人同意我们进一步交往。为了把关系确定下来,父母决定在我放寒假时,让工作多年、见多识广的三姨带我去他家里看看,也让他家人见见我,如双方都同意就正式订婚。

春节前几天,男友要回天津过年,我和三姨就跟男友一起来到他家里。他家住在河东区的工人宿舍,一家三代十来口人只有一间平房和对面一间厨房,厨房又住人又做饭。虽然面积小,但屋子收拾得干净利落、井井有条。他全家从老奶奶到弟弟妹妹都对我们非常热情。三姨看后很是满意,悄悄对我说:“不错,正经工人家庭,房子少没事,咱又不图人家房子。”我听后笑了。晚上,男友把我叫到正房里,只见大床中间放着一张桌子,奶奶坐中间,婆婆笑着迎我们进屋,我们分别坐在桌子两边。先是谈了些家常话,过了一会儿婆婆对我说:看到你我们非常高兴,也非常满意,如果你对我们没意见咱就把婚事定下来。我腼腆地应道:“没意见。”奶奶听后笑着拉起我的手,不住地点头。之后婆婆便把一块黑色表带的手表放在桌上对我说:“这块手表是提前托人给你买的,算是订婚礼物。”接着又抱歉地说,“本

来订婚是大事,应给你更多礼物,可咱家人口多,条件有限,又赶上过年,委屈你了。”说完把手表递到我手里。我有些不好意思,边说着“我不要”,边把手表放回到桌上。“那是对我们家有意见了?”“不是,不是……”这时婆婆转脸对我男友说:“你还不快给她戴上。”他接过手表没说话,起身拉起我的左手,把手表搭在我的手腕上,把表带给我系好,之后轻声问我:“松紧合适吗?”我点点头。屋子里静静的,我的心随手表发出的“嘀嗒”声怦怦跳动着。

那天晚上我怎么也睡不着,不时地抬起手腕看手表。灯光下,表盘闪着银色的光亮,表针匀速地转动,表盘中心上方的“东风”二字显得飘逸、强劲,尤其是它发出的“嘀嗒嘀嗒”声,如音乐般悦耳动听。听男友说,这块东风牌手表是天津生产的,和他戴的上海牌手表都是国内名牌,只是他那块是快摆的,我这块是慢摆的。我把两块手表分别放在耳边听,手表发出的声音还真是不一样。他那块表的声音听起来像是百米赛跑,急速而欢快,而我的表发出的声音和人的脉搏跳动一样沉稳有力。我一直觉得这块东风牌慢摆手表更好,因为它发出稳健的声音极像我爱人的性格。

结婚后的十几年里我一直戴着这块手表,表带换了两三条,可手表一直舍不得换。可惜的是,儿子上高中时戴着它去上学,结果路上给弄丢了。我很是心疼,但却没发火。因为我知道,再珍贵的东西也不可能永远都留在你身边,只要心中有就仍然幸福。如今,这块手表已离我而去多年,但只要我闭上眼睛,眼前仍会出现它的模样。它那清脆的“嘀嗒”声仍会响在我的耳旁。

天上的星星,每晚都在,只是我们整天来去匆匆,心里装着各种各样的事情,

感觉得粗糙,看星星这样的事,真的久违了。

小时候,夏夜坐在河边石条凳上,妈指着一条宽宽的星带说,这是王母娘娘用金叉划的银河,把牛郎、织女分开了。天,空旷无边,常有彗星忽地一亮,又迅疾暗转,妈总是急叫:“眼睛蒙牢,不要看!”彗星一瞬间亮得耀眼,尾巴像拖了一大块云舞动着,漂亮极了。看见彗星我从来都假装用手蒙眼,却在指缝里偷看,有时还雀跃欢呼,被妈骂。

来上海后,晚上妈不许我出门。小伙伴守在我家楼下,见二楼熄了灯,便学猫叫,我就轻手轻脚地下去。我们聚在过街楼前,扮“木头人”“官兵捉强盗”,闹得天翻地覆。那时小孩子没地方好去,晚上不是玩游戏,就是坐在地上看星星。那木勺一样的七颗星就是学长教我的。直到现在,我还一眼可以找到北斗,那是我心里最亮的星。那些小伙伴现在已走的走,散的散,但满天星星映照的童年,至今还温暖地留在记忆中!

后来我做了母亲,我家旁边是连片的菜田。我们四楼的小孩都上幼儿园、小学。正是读书无用的年月,孩子们整天惹得鸡飞狗跳。忧虑好好的童年被无端废去,我管了闲事。早晨一边我陪他们捉蜻蜓、追蝴蝶,一边教他们背唐诗宋词。晚上给他们讲故事、教唱歌,背普希金、泰戈尔的诗。做得最多的还是数星星。那时的天没有高楼割裂,密密麻麻的星星似伸手可摘。其实,星星根本没法数,因为太浩瀚了。但我相信,坐在

天上的星星

□叶良骏

菜花飘香的田野里,为孩子们编星星的故事,一起念“地上一个人,天上一颗星”,这样

充满诗意的童年,对一个人的成长一定有影响。我当了好几年“老师”,全楼的孩子都成了我的学生。那真是特别快乐的一段日子。

再后来,天空变得支离破碎,人人行色匆匆,我也越来越忙,即使满天星星垂落窗前,也想不起去望一眼。有多少日子没数过星星了?真不记得了。

这回,一跺脚,走得远远的,带已经长大的那些学生去山里看星星。

那晚,我们走在黑幽幽的小溪旁,泉水潺潺,凉风扑面,朵朵云团柔软地围抱着夜。孩子们吟起诗:“你导引我从这颗星走到那颗星,使我在爱的新晨中醒起。是你的爱把我生命的流泉从迷途中,引到无边的世界里去。”我接下去:“你将在每一转角处,以新的圆满幻景来使我惊奇,在爱的无尽朝拜中,走到无数新的光明的龛座。”我们一起吟诵泰戈尔的诗,追寻着旧时记忆。

这些孩子,在他们年幼无知的岁月,跟着我看星星、读诗歌,现在已人到中年。他们人各有志,成就各异,无一例外的是个个带着书卷气。有星星陪伴的孩子,心里会不断地涌动清泉,即使没大富大贵,也一辈子享用不尽。去山里看星星,无云的夜,诗意在摇曳的韵律中舞动,静默的北斗从黑暗的凝视里震颤,这股暖流,在我的心中展舒着芬芳的花瓣。所有的美好都已寻回,在星空下,围在我的眼前翩翩。